

蘇俄短篇小說選

樹後面是太陽

張賢亮 編



《蘇俄當代小說選》序

張賢亮

在國際政治家相互譴責的激憤言詞後面，在斯德哥爾摩、日內瓦、紐約聯合國大廈，或任何一處國際性政治會議之上，儼然地迴盪著另一種響徹寰宇的聲音。然而，這聲音又的確是呢喃細語，是竊竊私語，如同空氣一般無所不在又令人無可覺察。這聲音穿著隨便，遊遊逛逛，毫無顧忌地闖入人的臥房，闖入人的心靈，然後就在那裡悄悄地居住下來，生兒育女使那顆心從而變得豐滿。

這聲音便是尋常百姓的聲音，文學的聲音。

忘記了是誰說的：一個國家如果有了一位偉大的作家，便有了另一個政府。這麼說來，倘若所有的政府都讓作家來代表，也許世界會比現在美妙。

在我們閱讀外國文學作品，從中得知那個國家普通人的生活、思想、情感的時

候，我們吃驚和感動的倒不是我們與他們的差異，而是如此地相似。

十九世紀的俄羅斯文學在世界文學中放射過奪目的光彩，斯大林時期曾一度晦暗。但是，近些年來的蘇俄文學又倔強地抬起了頭，她兩手扒開成噸的政治文學垃圾，將一個真實的蘇俄呈現了出來。每一個讀者都會寬慰地感覺到：不論是以龍、以熊，或以鷹作為自己民族的標記，原來我們都是——人！

這本書沒有編入曾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蘇俄作家——蕭洛霍夫、巴斯特納克和索忍尼辛的長篇巨著，卻用十月革命後流亡到法國的蒲寧的後期之作為開端。正如瑞典文學院所下的評語，「由於他嚴謹的藝術才能使俄羅斯古典傳統在散文中得到繼承」，編者嘆服了他在最難駕馭的文學體裁——短篇小說——中所達到的驚人的藝術高度。寥寥三兩千字，即將一個人平凡的一生中最具有普遍性的悲劇概括出來。讀者竟會以為寫的是他自己而歎歎不已；把日常所見的生活瑣事處理得那麼富有衝擊力，令讀者感傷而又無可求告，這不能不說已是短篇小說的極致。

繼承了俄羅斯古典傳統的當然不止蒲寧一人。在十九世紀定型的俄羅斯文學的深厚的寫實傳統影響了幾代人，並且還有繼續流傳下去的生命力。我們不禁要這樣

想：俄羅斯文學傳統是不是就是文學本身內在的精神，抑或是構成文學的最主要因素之一。

本書的篇目都是近些年來蘇俄文壇上具有代表性的作家的代表作品。不言而喻，由於篇幅所限，這本書遠遠不能囊括當代蘇俄文學的全貌。俄羅斯民族並不是一個特殊的民族，因為所有的民族都有各自的特殊之處。在這裡，編者只想指出在她的文學作品中所表現出來的如黑森林般的深沉的憂鬱和兒童式的天真的樂觀。這也許可以說是他們整體的特色。讀者可以批評所有的作品都缺乏現代的藝術手法，像喬伊斯、普魯斯特、海明威和福克納那樣，但在仔細品味之後，你會發現他們泥土般樸實的敘述方式中蘊藏著永恆的藝術魅力。

《幽暗的林間小徑》中，可愛的納傑日達說：「一切都會過去，但一切並不都會忘記。」是的，文學就記錄過去和現在的時光，並向我們展示著未來。

本書各篇都是從大陸近年來翻譯的蘇俄文學作品中精心挑選的。

目次

序	張賢亮	一
完了	蒲寧	七
中暑	蒲寧	二八
幽暗的林間小徑	蒲寧	四二
烏鴉	蒲寧	五三
在巴黎	蒲寧	六五
三個盧布	蒲寧	八五
伊凡諾夫的家庭	普拉東諾夫	九五
華爾滋	葛戈里	一四四

書信之交·····	謝·沃羅寧·····	一六三
太陽、老人、少女·····	舒克申·····	一八〇
我要做個正直的人·····	沃依諾維奇·····	一九四
樹後面是太陽·····	拉克莎·····	三一四
跋·····	曹又方·····	三二五

完了

蒲寧

了 完

在這潮濕的冬日，最後一批守軍已開始退卻，最後一批難民也已開始逃命。山城中的戰鬥出現了可悲的間隙，全城處於無政府狀態和不祥的沉寂當中……城內已十室九空，使得那些至今還滯留在城裡、由於命運尚未最終分曉而惶惶不安的人，益發心驚肉跳，益發絕望了。在城外的火車站一帶以及郵局和國家銀行附近的街道上屍體枕藉，成了一片廢墟。那裡不時發出密集的步槍聲或者急速的機槍掃射聲。

入暮前，從北城外開始了炮擊。最初，殺氣騰騰地響起的是重濁而暗啞的開炮

聲，震得連土地都顫動了，隨之而起的是炮彈以雷霆萬鈞之勢劃破空氣的呼嘯聲，末了是搖撼整個山城的隆隆爆炸聲。後來，突然之間，槍彈密集而又紛亂地射到了通至港口的斜坡上，進而又射到了港口，離「帕特拉斯號」輪船越來越近。這是一艘掛著法國國旗的輪船，停泊在卡蘭基灣的堤岸旁。不知從哪裡傳來了一輛疾駛著的急救馬車驚慌、悲涼的鳴笛聲……連「帕特拉斯號」上也是人心惶惶。——山城中所發生的那樁可怕的事也在影響著這艘輪船。「爲什麼我們還不開船？」把船擠得水泄不通的乘客紛紛問道。「法國人瘋了還是怎麼的？會把我們扣住，斬盡殺絕的！」而且所有的人都在拚命造謠，不知爲什麼竭力要用謠言更進一步地嚇唬自己和別人。有人說是煤沒有了；有人說是船員譁變了，水手們要升紅旗……在此期間，天色漸漸暗了下來。

到了五點鐘光景，一輛有篷汽車終於從年深日久的海關大樓裡開出，朝輪船飛駛過來——所有的人都如釋重負地吁了口氣：領事來啦！這就是說，謝天謝地，我們的船馬上就可啓碇了。領事腋下夾著公事包，從汽車裡跳了出來，三步併做兩步奔過跳板。跟在他身後的那個軍官，裹著黃色的皮綁腿，穿著翻毛的狼皮短襖，故

意顯出一副粗獷、剽悍的樣子，也快步走過了跳板，絞車隨即嘎嘎響了起來，鋼索套便向汽車垂下去。所有的人都懷著強烈的好奇心擁到船舷旁觀看，誰也不去管槍彈就在咫尺之遙呼嘯。被鋼索套繫牢的汽車歪斜了身子，離開地面，聽任人家把它往上吊去，斜懸在半空中的車輪活像蜷縮起來的爪子……兩個身穿天藍色制服、頭戴鋼盔的士兵，肩上扛著卡賓槍，在跳板旁站崗。突然，不知從哪裡跑來了一位紳士，氣急敗壞地走到他倆跟前。紳士戴一頂海狸皮帽子，穿一件海狸皮領子的長大衣，手裡抱著一個可愛的藍眼珠的小女孩。小女孩安詳地伏在他懷裡。紳士顯然是個飽經滄桑的人。他已被折騰苦了，人瘦得皮包骨頭，以致他那件濺滿泥漿，可領子卻光潔得彷彿梳過似的大衣，就像掛在衣架上一樣。小女孩卻胖嘟嘟的，穿得考究、暖和，頭上戴一頂雪白的絨線風帽。紳士向跳板奔去。兩個士兵忙上前攔他，可他猛地伸出一個手指來威嚇他倆，這個舉動是那麼地出人意料，態度又是那樣地威嚴，嚇得他倆不知所措，他便趁此機會笨手笨腳地跑上了輪船。

我站在公共起坐廳頂上的艙面室上，茫然地注視著那位紳士。後來又同樣茫然地眺望著煙霧空濛的山城和海灣。天暗下來了，炮聲，接著是槍聲，都停息了。從

這片寂靜中，從徐徐垂下的夜幕中，感覺得出事情已經結束，城市陷落了……城裡沒有一點燈火，港口空了，——「帕特拉斯號」是最後離去的一艘輪船。在停泊場外，草原荒涼光禿的海岸已隱沒在寒冬的沉沉夜色之中。沒有多久，就飄起濕漉漉的雪花來了。我由於在艙面室上站了很久，冷徹骨髓，便返身下艙。我們的船已經起航，——一切都在我腳下浮動，堤岸傾斜地往一旁退去，霧濛濛的漆黑的山城似乎在向後坍塌……後來，船尾響起了嘩嘩的沸騰的水聲，船打了個急轉彎，繞過防波堤，堤上的燈塔黑魘魘的，如死了一般。一俟防波堤落到後面，我們的船就筆直地、全速地朝前駛去……別了，俄羅斯，我大聲地自言自語著，沿著梯子往下跑去。

2

人們給這艘船起的外號，不消說當然是諾亞方舟，——人類說俏皮話的本領無非就這麼一點兒。不過，話要說回來，在這艘船上，三教九流，什麼樣的人沒有呢？有頂尖兒的大騙子，橫財發得錢都成了累贅，離開這座城市他們是無動於衷的，因

爲他們堅信，上哪兒都能過好日子；有循規蹈矩的正派人，但目前同樣也無動於衷，因爲他們剛剛才開始逃難，尙未充分意識到所發生的事情的嚴重性；甚至還有這樣的人，連自己都壓根兒沒料到竟然也會逃起難來，他們只不過是感染上了大夥兒這種逃難熱，直到最後一分鐘才跳起身來逃走，沒帶行李，沒帶錢，沒帶寒衣，甚至連一身替換的內衣也沒帶。譬如說吧，有這麼兩個歌女，就屬這一類人。她倆也不看看是什麼年月，打扮得花枝招展，爲這樣一次意外的旅行而樂不可支，好像是去進行一次有趣的獵奇似的。但絕大部分人畢竟是真正的難民，他們已顛沛流離了很久，從一個城市逃到另一個城市，最後，逃到了俄羅斯的這個終點。

擠在「帕特拉斯號」上的乘客中，有四分之三的人都是九死一生才逃出來的，他們所受的各種損失之大，災禍之多，簡直不像是真實的，他們碰到了無數令人毛骨悚然的、荒謬絕倫的、意想不到的事，備嘗了流離失所的痛苦，千百次地同各種各樣的障礙作了苦鬥，他們的肉體和精神都已骯髒和疲憊到了極點。現在，他們失去了人類理應享有的安寧的最後一點殘餘，家破人亡，忘掉了人類的一切尊嚴，牢牢地抓住他們的最後一口箱子，聚集到這個終點來，以求得那些幸福的、因爲從未

嘗到過這一切苦難而暗暗得意的人的庇護，這些人就叫作法國人。這些法國人讓他們躲進這艘破舊、狹小的輪船以逃避最後的滅亡，這艘輪船就叫作「帕特拉斯號」。於是這艘輪船便攜帶著這群淪落天涯的人，在冬日的傍晚，迎接陰暗的冬夜，駛入冬日浩渺而陰森的海洋。這群淪落天涯的人應當作何感想呢？所有擠在「帕特拉斯號」上的人對於在伊斯坦布爾、塞浦路斯、巴爾幹等待著他們的是什麼都一無所知，他們又能指望什麼呢？可是他們每一個人卻都有所指望，都還有某種可賴以生活下去的東西，都還有某種可以開開心的事情，因此根本沒有想到他們正在這個可怕的冬夜裡作一次可怕的航海。他們只消有一瞬間清醒地意識到這一點的話，就會嚇得魂飛魄散而陷入絕望。多虧上帝慈悲，使人在其生命處於千鈞一髮的時刻，頭腦偏偏會不清醒。人在這種時刻總是遲鈍的，而這種遲鈍卻救了人的命。

船上到處都塞滿了行李，到處都被踩得盡是泥濘和污雪。到處都雜亂無章，擁擠不堪，鬧轟轟的盡是亡命者，剛剛從死裡逃生出來的人。他們曾費盡心機，不顧一切地只求保住自己的性命，而現在，在經歷了所有的苦難，吃盡了所有的驚嚇之後，終於達到了目的，終於看到自己已經得救，已經脫離危險，仍然活在世上，——誰

還會去管今後怎樣呢！只要情況允許，只要有理由可以推托，人總是願意甚至樂於擺脫形形色色做人的束縛，回到洪荒時代那種質樸、混沌和野蠻的生存方式中去的。「帕特拉斯號」上所有的人就是如此，他們認為現在正允許這麼做，也可以這麼做，所以他們儘管雙手骯髒不堪，帽子底下的頭髮被汗水粘在一起，不到吃飯時間便狼吞虎咽地大嚼，還漫無節制地抽煙，甚至當著外人的面，展示私生活中通常不便給人看到的東西和隱事，也不覺得害臊。

到處都是包袱、箱子和人。公共起坐廳頂上的艙面室內，那扇通甲板的沈重的門雖然無時無刻不在砰砰直響，而且潮濕的朔風捲著雪花呼呼地直往裡吹，也照樣塞滿了包袱、箱子和人。連通公共起坐廳的梯子上和梯子下面，以及空氣渾濁的餐廳裡，也無不如此。許多毫無謙讓之風的、老謀深算的、有先見之明的紳士在其中佔好了地盤，將被褥鋪在地板上，把一家老小安頓在上面。要從這些紳士中間穿過去可不那麼容易。然而人們並未卻步，他們不時被這些被褥絆得幾乎摔倒，跳過一個個包袱和箱子，相互碰撞著，拎著茶壺去提開水，或者把不知在什麼地方弄到的大白麵包，——爲了買到麵包，出多大價錢都肯，而且越是貴，買到的人越是高興！

——捧回來，相互誇耀自己的精明能幹，甚至連自己如何厚顏無恥也會拿出來誇耀。一張張餐桌上堆滿了吃食，人們既不脫掉帽子，也不換掉膠皮套鞋，就你推我搡地圍坐在餐桌旁吃著，喝著，亂扔著蛋殼，拿出香腸、豬油來互相請客，同時哈哈大笑地講著昨天集市上農民如何大敲竹槓，就這麼一小塊豬油竟要賣四千「杜馬」①。還有的人則用摺刀撬開罐頭，濺出了好些琥珀色的油——那個最後上船的瘦高個兒紳士，好幾次拿著一罐牛奶跑過餐廳——他已在什麼地方把小女孩安頓好了，此刻正忙著去餵她。他樣子仍像剛才那麼威嚴、堅毅。他已脫掉大衣，更顯得他的脖子是那麼的細，他的海狸皮帽子是那麼的大，他的頭髮是那麼的柔軟而又是那麼的邇邇，上面盡是油膩。

3

梯子下面擁擠得尤其可憎，那裡形成了兩條迫不及待的長龍：一條在廁所旁，等候上廁所的人一刻不停地敲著各間廁所的門，另一條則在幾個分發紅葡萄酒的侍

應生旁邊，他們正從酒桶裡把酒舀到蜂擁而至的難民們拎來的瓶子裡、茶缸裡和水壺裡。葡萄酒是免費的，因此所有的人，連從來不喝酒的人，也都要享用這份白食。我比許多人都快地擠到了侍應生跟前，領到了整整一公升酒，回到餐廳裡，在一張桌子的角邊，找到了個位子，便慢慢地喝著酒，吸著煙。

沒一會兒前傳開了個謠言，說「帕特拉斯號」在正要駛離港口的時候，收到了一份可怖的無線電報：於一晝夜前離港的兩艘同我們一樣超載的輪船由於遇到暴風雪而罹難了——其中一艘沉沒在博斯普魯斯海峽近旁，另一艘沉沒在保加利亞沿海。於是我們又面臨新的威脅，又陷入生死莫測的處境——我們是否能安抵君士坦丁堡，如果能安抵，又是在什麼時候？我既不想抽煙，也不想喝酒了；煙又兇又劣，酒不但冰涼，而且已發紫。但是我仍坐在那裡喝酒，抽煙，開始提心吊膽地等待著可能發生的事，在海上，每當出現危險的變故時，人們總會產生這樣的心情。「帕特拉斯號」是一艘舊船，又超載，加上天氣驟變，一分鐘比一鐘壞……絕大部分人都用我們的船行駛得又快又穩來安慰自己。可是我根據我的航海經驗，深知這種快不過是錯覺而已。並非我們加快了航速，而是起風浪了。

海水已經在我們薄薄的船殼外咆哮，越來越頻繁、越來越猛烈地從兩側湧來，打在船殼上，隨即又水花飛濺地發出嘩嘩的聲音落回海裡。船外是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夜，是無緣無故地興風作浪的陰森、寒冷的冬日的海洋。浪花如暴雨般打到黑洞洞的舷窗上，白皚皚的濕雪漫天飛舞，風呼呼地颳著。在煙霧彌漫的、暖烘烘的、空氣已渾濁得發臭了的底層餐廳內，不時可以感到風的冰冷氣息，然而餐廳仍然以它的明亮、溫暖和舒適令人留戀。如此原始地貪求這種舒適的，只有那些心裡還記住所受原始生活、穴居生活和巢居生活之苦的人。可是我喝著我那瓶酒，竟也下意識地貪戀著這亮光和溫暖；我一邊聽我的旅伴交談和喧鬧，一邊在等待著什麼，思考著什麼，——更確切點說，我只是打算思考件什麼事，以便好好地理解它。船已開始上下起伏，左右搖擺，艙壁以及我們所坐的沙發和椅子開始嘎嘎作響。「帕特拉斯號」在忽而分開來、忽而喧鬧著閉合起來的層層疊疊的浪峰中間似乎行駛得非常之快，不過整個船身卻在顫抖，船體內部有件什麼東西在心急慌忙地騷動著，發出毫無規律的、時斷時續的「特拉塔塔塔」的聲音。猛然間，風勢劇增，瘋狂地呼嘯著，一個惡浪氣勢洶洶地撲了過來，我們的燈光照亮了它那色如渾濁的雲母的巨峰。